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漢學師承記

(一)

江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學師承記

(一)

江藩著

國學基本叢書

漢學師承記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釋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領學有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於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揅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析縷分條加以翦截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極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即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家所著之

漢學師承記 一序

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魏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學師承記目錄

第一冊

記之一

閻若璣

張翥

吳玉搢

宋 鑾

胡渭

黃 儀

顧祖禹

張爾岐

馬 驥

王爾登

記之二

惠周惕

惠士奇

惠松崖

沈 彤

余古農先生

江良庭先生

褚寅亮

記之三

王鳴盛 全日追

錢大昕 錢塘 錢坫

記之四

王蘭泉先生 袁廷樞

朱笥河先生

武億

洪亮吉 張惠言 臧琳

第二冊

記之五

江永

金榜

戴震

記之六

盧文弨

紀昀

邵晉涵

任大椿

洪榜

汪元亮

孔廣森

李文藻
桂馥

記之七

陳厚耀

程晉芳

賈田祖

李惇

江德量

汪中

漢學師承記 目錄

顧九苞 顧鳳毛

劉台拱

鍾襄

徐復

汪光曦

李鍾泗

凌廷堪

記之八

黃宗羲

顧炎武

附

經師經義目錄

漢學師承記

卷一

先王經國之制，井田與學校相維，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濟濟乎洋洋乎。三代之隆軌也。秦并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公培，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注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隲爲義疏，於是宋齊以降，師承凌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尙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

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尙。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創業於戎馬之中。雖左右褰韞。櫛沐風雨。然銳情經術。延攬名流。即位後。雖正五經。頒示天下。命諸儒。梓章句。爲義疏。惜乎孔冲遠。朱子奢之徒。妄出己見。去取失當。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僞孔。穀梁退。應氏而進。范甯。論語則專主平叔。樂尊。葬而賈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不亦慎哉。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如歐陽修之詩。孫明復之春秋。王安石之新義。是已。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元明之際。以制義取士。古學幾絕。而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於帖括。以講章爲經學。以類書爲博聞。長夜悠悠。視天夢夢。可悲也夫。在當時。豈無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哉。然皆滯於所習。以求富貴。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也。我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籙。撥亂反正。伐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順治十三年。勅大學士傅以漸。撰易經通註。以永樂大全。繁冗蕪陋。刊其舛訛。補其闕漏。勒爲是書。頒之學官。聖祖仁皇帝。嗣位。削平遺孽。親征西番。戡定三藩。永清六合。然萬機之暇。棲神墳典。悅志藝文。闡五音六律之微。稽八線九章之術。天宣睿知。典學宏深。伊古以來。所未有也。康熙十九年。勅大學士庫勒納等。編日講四書解義。日講書經解義。二十二年。勅大學士牛鈕等。編日講易經解義。三十八年。奉勅撰春秋傳說彙纂。五十四年。又勅大學士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六十年。

又勅大學士王頊齡等撰書經傳說彙纂。又勅戶部尚書王鴻緒等撰詩經傳說彙纂。凡御纂羣經皆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遠紹千載之薪傳。爲萬世不刊之鉅典焉。世宗憲皇帝際昇平之時。咸甯之世。未明求治。乙夜觀書。雖夙通三乘。然雅重七經。即位之後。即刊行聖祖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書經傳說彙纂。皆御製序文。弁於卷首。又編定聖祖日講春秋解義。雍正五年。御纂孝經集註。折衷羣言。勒爲大訓。推武周達孝之源。究天地明察之理。故能心契孔曾。權衡醇駁也。至高宗純皇帝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武功則著定十全。文德則旁敷四海。富既與地乎侔。貴乃與天乎比崇。盛德日新。多文日富。乾隆元年。詔儒臣排纂聖祖日講禮記解義。十三年。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二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勅撰周易述義。詩義折中。三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勑撰春秋直解。於易則不涉虛渺之說。與術數之學。觀象則取互體。以發明古義。於詩則依據毛鄭。溯孔門授受之淵源。事必有徵。義必有本。臆說武斷。概不取焉。於禮則以康成爲宗。探孔賈之精微。綜羣儒之同異。本天殺地。經國坊民。治法備矣。於春秋則採三家之精華。斥安國之迂謬。闡尼山之本意。洵爲百王之大法也。經學之外。考石鼓。辨大昌。用修之非。刊石經。漸開成廣政之陋。又刻御製說經文於大學。皆治經之津梁。論古之樞要。所謂懸諸日月。煥若丹青者也。於是鼓篋之士。負笈之徒。皆知崇尚實學。不務空言。游心六藝之圃。馳驚仁義之塗矣。我皇上誕敷文教。敦尚經術。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天下之衆。鄉風隨流。豁然與

道而遷義。家懷克讓之風。人誦康哉之詠。猶歟偉歟。何其盛也。蓋惟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傾蓋。青紫盈朝。綬掖巨儒。絃歌在野。擔簦追師。不遠千里。誦誦之聲。道路不絕。可謂千載一時矣。藩綰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良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詁訓之學。乃知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爲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嗟乎。三代之時。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魏晉以後。左右邦家。咸取才於科目。經明行修之士。命偶時來。得策名廊廟。若數乖運。舛縱學窮書圖。思極人文。未有不委棄章澤。終老邱園者也。甚至饑寒切體。毒螫膚筮。仕無門。齋恨入冥。雖千載以下。哀其不遇。豈知當時絕無過而問之者哉。是記於軒冕則略。記學行山林則兼。誌高風。非任情軒輊。肆志抑揚。蓋悲其友麋鹿以共處。候草木以同彫也。

閻若璩 張 昭 吳玉搢 宋 鑒

閻若璩。字百詩。先世居太原縣西寒村。五世祖始居淮安。祖世科。明萬歷甲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參議。父修齡。郡學生。若璩生。世科愛之。常抱置膝上。摩其頂。曰。汝貌文。其爲一代儒者。以光吾宗乎。若璩生而口吃。性鈍。六歲入小學。讀書千遍。不能背誦。年十五。冬夜讀書。扞格不通。憤悱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

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年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皆折輩行與交。若璣研究經史。寒暑弗徹。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所居之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卽疑二十五篇之謬。沈潛二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尙書疏證。其說之最精者。謂漢書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諸篇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隅夸鄭作宅隅鑄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則劓劓鄭作臚宮劓劓頭庶劓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叙三宗以年多少爲先。

後碑則以傳敘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校。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語。亦不云與湯語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語。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穹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祇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后誓師之事。此亦不足信也。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鍾會檄蜀文云。大兵一發。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後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

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耶。其辨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王肅對魏明帝。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語。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其論可謂信而有徵矣。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尙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故籍。爲廩膳生。崑山顧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改訂數則。炎武心折焉。未幾。出游葦昌。與陳秀才壽善。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長洲汪編修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若璩糾其繆。琬雖改正。然護前轍。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若璩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哉。崑山徐贊善乾學問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若璩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

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閻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合肥李公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乾學以尙書歸里，奉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旣又移嘉善，後歸崑山。若璩皆從事焉。若璩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晚年名益著，學者稱爲潛邱先生。世宗在潛邱，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簣，不覺其行也。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余來之句」，後爲文以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若璩以諸生而受聖主特達之知，可謂得稽古之榮矣。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上問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